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  
第五回 曠野奇逢全泄漏 高堂陰毒起參商

話說賈氏打發奶娘同秋蓮出外打柴，坐在屋中自己思量道：老娘嫁此丈夫，論心性倒也良善，只是家道艱窘，叫人操勞。每日清晨早起，哪一件不要老娘吃力，一樁照料不到，就要耽誤。我想秋蓮女兒生得嬌養，還得奶娘伏侍，絕不憐念做娘的逐日辛勤。人道是如花似玉的嬌娥，在我看起來，猶如刺眼釘一般。今日遣她去斫柴，非是惡意，也是叫她經歷經歷，後日到婆家好做媳婦。你看她們出去，定然不肯用力拾柴，若要拾得隨了我意，將她饒恕。倘拾來一點半星，到反惹老娘生氣。一定再挫磨她一番，也是教訓她的規矩。猛然抬頭，忽見日影西沉，歸鴉亂舞。說道：「這樣時候，怎麼還不回來，叫人如何不氣。哎！只得悶坐等候她便了。」卻說奶娘與秋蓮，久已住定腳步，不敢擅入。秋蓮道：「奶娘你看這點蘆柴，母親見時，定有一番淘氣，卻怎麼處？」奶娘道：「丑媳婦終要見公婆的面，哪裡顧這些許多。有我在旁承當，料不妨礙。」秋蓮道：「雖然有你承當，我只是提心在口，甚覺驚怕。」說完，又落下淚來。奶娘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，隨我進來罷。」秋蓮無奈，只得依從。奶娘前行，秋蓮隨後，進了大門。將近內院，聽得賈氏喊道：「這般時候還不回家，吾好氣也。」秋蓮聞聽，慌張道：「奶娘，我母親正在忿怒之時，你我且在門外暫停片時，再作道理。」奶娘道：「不必如此，少不得要見她的。」又聽得院內喊道：「天日將黑，還不見來呢。」秋蓮扎掙向前說：「孩兒回來了。」奶娘將柴放下，故意說道：「竟是拾柴不得容易，一日才拾得這些。請安人看看如何？」這賈氏迎面早已瞧明，問道：「你們拾得蘆柴幾捆幾擔？」奶娘道：「安人息怒，柴卻甚少，到有一件奇事。」賈氏道：「就是黎柿也當不得一擔蘆柴。」秋蓮道：「不是黎柿，是一件希罕之事。」賈氏問道：「有什麼希罕之事，你兩人快些說來。」秋蓮道：「孩兒不是說謊，但事甚奇，恐怕母親不信。」賈氏道：「你且講來。」秋蓮道：「提起這件事，當今少有，世上無雙。遇一後生郊外走馬閒遊，他不忍女兒郊外行走，忙丟下一錠銀子，並不回頭，飄然去了。」賈氏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，銀子現在何處？」奶娘道：「銀大我袖內。」遂把銀包遞過。」賈氏接來一看說：「果然是一錠銀子。我想兩不相識，哪有贈銀子的道理。此事當真奇了。我且問你，那人怎生模樣？」秋蓮道：「頭戴青巾，身穿藍衫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與吾家並無瓜葛。白白贈下銀子，孩兒本不承受，他那裡竟不回頭而走。」賈氏道：「可問他姓名麼？」秋蓮道：「他說他也是羅郡人家，家住在永壽街前，父母雙亡，又鮮兄弟，只落他一個孤身，名喚李花，現今身列膠庠。」賈氏聞聽，說：「李花，李花，我也曉得他是個酸秀才，豈有銀錢贈人。他後來又說何話？」秋蓮道：「別樣事女孩兒家也不便深問。」賈氏道：「且住！不便深問，想是做下傷風敗俗的事麼，可不羞死，氣殺我也。」奶娘道：「安人不要屈那好人，那位秀才端端方方，溫溫雅雅，一片佛心又兼老誠。雖是交言，然自始至終，並不少帶輕佻，叫人心服。安人何說此話。」賈氏翻了臉喝道：「胡說！自古來只有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魯男子自知不及，他因而閉戶不納。難道又是一個柳下惠不成。一個是俊俏書生，一個是及笄女子，況且過於郊外，又送白銀一錠，若無干涉，哪得有此。我想起來，恐怕是一片蘆林，竟成了四圍羅幃，滿地枯草，權當作八鋪牙牀，鳳友鸞交成了好事。就是那三尺孩童也瞞他不過，何敢來瞞哄老娘。既傷風化，又壞門閭。如今做這出乖露丑的事情，我今日豈肯與你干休，我只打你這賤人。」秋蓮道：「母親且住，別事拷打，可以忍受，無影無蹤，冤屈事情，如何應承的。」賈氏道：「也罷，我也管你不下，不免前去報於鄉地，明早往郡州出首，到那時官府自有處置，方見我所說不錯。」說完，怒恨恨走到房中，帶了些零零碎碎銀子，竟自閉門去了。嚇得那秋蓮女小鹿兒心頭亂跳，兩鬢上血汗交流，說道：「這卻怎麼了，平地中起此風波。叫聲奶娘，此事若果到官，一則出乖弄丑，二來連累李相公。卻怎麼樣處呢？」奶娘答道：「我仔細想來，別無良策，唯有一個走字。」秋蓮忙問道：「走往哪裡好？」奶娘道：「你只管收拾包裹，我自有效用。」秋蓮道：「走不利便，反不穩當。」奶娘道：「若不逃走，就難保全無事了。」秋蓮道：「是呀，果然送到官府問出情由來歷，形跡上面許多不便，若要嚴究起來，縱有口也難分訴。既然拿定主意，唯有偷逃一著。倒也免得官長堂上滿面含羞，如何說出口來。」兩人商議逃去，暫且不提。

卻說賈氏行到地保家裡，問了一聲：「地方大哥可在家麼？」他家內應道：「不在家，在外吃酒去了。」賈氏又問道：「常在何處吃酒呢？」內又答道：「大半在十字街頭劉家酒樓上。」賈氏聞聽，只得往前尋找。且說這地方姓張名恭，保長姓李名平，因公務辦完，夜間無事，兩人同到劉家酒樓上，一面飲酒，一面商量打應官府的事情。賈氏尋到樓邊，問聲：「地保可在你們樓上麼？」酒保聞聽，對地保道：「樓下有人尋你們哩。」地方保長聽說，不敢怠慢，下得樓來見了賈氏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宅眷，找我們有何事情？」賈氏道：「隨我回到僻靜所在，有話與你們講。」二人只得跟來。賈氏道：「我住在奎星樓旁，姜韻是我的丈夫。有一事情，特來相煩。」地保道：「原來是姜家大娘，有何話說？」賈氏道：「丈夫不在家中，我遣女兒同奶娘郊外斫柴，不想遇著個酸秀才名叫李花，贈她銀子一錠，必然有些姦情，意欲叫你們遞張報單，以便送官。」地保道：「清天白日哪有此事，我們又沒親眼看見，如何冒昧報官。奉勸賈老娘你是好好人家，不可多事，恐傷體面，請回去罷。」賈氏不肯，摸了幾錢銀子遞與地保，說：「些須薄儀，權為酒資。事完還有重謝。」地保接過來道：「如何厚擾，但此事必先遞了狀子，我們從中幫助加些言語。至於報單，斷然打不得的。」賈氏才問道：「不知何人會作呈詞？」地保道：「西街上有位馮相公，善會畫虎，絕好呈狀。你老人家與他商量才好行事。」賈氏問道：「不知住在第幾家，好去尋問。」地保道：「西街路北朝南，第四家門口，有個石蹬便是。」賈氏道：「待我去尋他做了狀子，你們明朝務在衙前等候，不可耽誤。」地保答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用吩咐。」說完仍回樓上飲酒去了。這賈氏只得尋到西街門口，果然有個石蹬。停住腳步，敲了敲門，問聲：「馮相公在家麼？」馮相公聽得叫門，出來問道：「是何人叩門？」賈氏道：「有事奉訪的。」馮相公開了門看見賈氏，說：「原來是位大嫂，有何見教。」賈氏道：「有件要事相煩。」遂從腰內掏出一塊銀子，約一兩有零，遞將過去，道：「一點薄敬，買杯茶吃。願求相公做張呈狀。」馮相公接過銀子，說：「何勞厚儀。不知因何事情，請說明白，以便好做。」賈氏遂將遣女同奶娘拾柴，路遇秀才李花，無故贈金三兩，想有些姦情在裡頭。我欲送官審理，特來求教，千萬莫阻。馮相公道：「誰是證見，有何憑據，怎好輕易告官呢。」賈氏道：「那三兩銀子就是干證。保調無憑？」這馮相公得了銀兩，哪管是非，遂答應道：「也罷，待我替你做完，但不便讓座，俟我做完以便拿去，且在門首等等如何。」賈氏道：「使得。」馮相公遂轉身回後。他是做慣此營生的，不多一時寫得完備，走到門首，念了一遍與賈氏聽。賈氏接過道聲多謝，隨即辭歸。一路上歡歡喜喜，奔奔踴踴，已到起更時候，行到自己大門，竟入內室。對奶娘與秋蓮說道：「你們不要慌，也不要忙，我已告知地保，明早好送官去。秋蓮你是正犯，老娘是原告，銀子是干證，老賤人是牽頭，再有何說。」只見她言罷然後把前後門上了鎖，將鑰匙收在自己房中，說：「你們且自去睡，明朝再講。」說罷，遂轉身把房門關閉，猶自恨恨說：「淫奔之女，斷不可留，氣死人也。」奶娘見她已竟關門，對秋蓮道：「咱們也回去再作道理。」領著秋蓮哭哭啼啼回歸繡房。秋蓮歎口氣道：「噯，奶娘呀，若有我生身母在世，既無打柴事情，更無送官道理，偏偏逢此繼母，死作冤家，卻怎生了得。」奶娘上前勸道：「也是你命運多乖，才弄得人七顛八倒，又遇著你這樣繼母心腸俱壞，掘就陷人的坑，謀害大姐。但願蒼天保佑得脫羅網，便是萬幸。」秋蓮落淚說：「噯，好苦呀！」奶娘道：「大姐再休啼哭，快些收拾包袱。若要遲延，生出事來怎能罷休。」秋蓮道：「曉得，待我撿點完備再議脫身之法便了。」正是：萬般皆命不由人，世上何須太認真。若到窮途求活計，昭關也許度逃臣。不知她兩人怎生脫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